

竹子在雨中醒来 雨外的竹子 真实的存在
选择了拔节的程序 然后 才有了绿的站立

竹子在雨中醒来

——高旭旺短诗选

高
旭
旺

这些诗句，是不是那么透明，有如晨曦，有如滴翠，有如鸟鸣，有如窗棂上的雨珠？是。然而还有一种感觉：这些诗句更像阳光下的金子。

诗人高旭旺写诗的步骤，或者说，他的诗歌意象的创造历程，就是从平凡生活的沙土中筛出一粒粒闪闪发光的金子的进程。这是一种何等可贵的收获！



河南文艺出版社

竹子在雨中醒来

——高旭旺短诗选

高
旭
旺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子在雨中醒来:高旭旺短诗选/高旭旺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2

ISBN 978-7-80765-476-6

I. ①竹… II. ①高…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992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14 000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一：平凡生活中筛出的金子

屠 岸

河南诗人群的崛起，给我印象深刻。高旭旺是其中一员。他从郑州来，把他的短诗选书稿放在我面前。我虽然已到九十岁衰龄，视力也不好，但我依然被他的诗篇吸引了。

高旭旺是个热情奔放、胸无城府的诗人。只要看到了他在诗中把关怀、同情、敬意、热忱倾注到什么地方，就可以认识到他有着何等的亲和力。他的诗《不长翅膀的飞鸟》是写给桥梁工的；《脚手架》《铁锹》是写给农民工的；《小镜子》是写给青年工的；《矿工》写煤矿工；《鸟鸣》写城市女清洁工；《一辆加重飞鸽自行车》写送水工……他的歌咏对象还有：卖爆玉米花的人，河南烩面师傅，卖水果的女人，收废品的老人，等等。他把桥梁工说成是“翱翔在时间上的风流”，“超越空间的雨后彩虹”；他描述煤矿工说：“就是这一群/黑色的流动，在磨砺中/共同祈祷一个方向/光的存在/从此。天地人间/温暖如春”。他阐释烩面师傅：“他生命的密码/他手艺的娴熟/是一碗烩面注解

不了的……”这些诗句显示出旭旺对劳动人民所抱的坦诚与亲和的胸襟。

旭旺所关注的，不仅是那些人的个体的命运，他还关注到一些重大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关注到人与自然的斗争。这里有一个例子。人们知道，黄河下游经常变道，其出海口有如“摆尾”的龙。由于泥沙的淤积，开封的城基步步升高，而黄河河床更高于开封城。开封是靠一代一代的人筑起一层一层的防护堤坝而维持这座城不被淹没的。旭旺有一首诗《悬河》，就是从黄河开封段得到的启示而写成的：

隐患成了意识
水火自古无情

河床高于平地
灾难迟早蔓延

人，让水出路
水，让人活路

“水火自古无情”是铁板钉钉子的客观现实。“人，让水出路/水，让人活路”既是人的智慧，又是人的无奈，这里充满辩证思维。然而，“灾难迟早蔓延”却是振聋发聩的警钟！这首诗蕴含着诗人对天人相搏和天人合一的思考。

诗人的目光射向现代，也射向古代，但他关注的是古代的诗歌大师。旭旺歌赞白居易：“他，倒下/是唐代的一条河流/他，站立/是中国诗歌的一座山峰”。旭旺崇奉杜甫：“‘三吏’的重量/‘三别’的不朽/跨越诗的空间/从此，这座山/成了中国诗歌之父/华夏诗圣”。为什么选择杜甫和白居易？又为什么突出“三吏”和“三别”？从上述旭旺的那些倾注热情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劳动者的诗篇中，可以找到端倪。

旭旺又是一个聪明灵慧、思维活跃的人。他有一首短诗，题为《写诗》，如下：

晨曦。鸟鸣
像挂在窗棂上的雨珠
透明
滴翠

鸟儿，轻轻地
推开我陈旧的窗棂
书房。我在写诗
同时，听雨的声音

读这首诗，感觉仿佛旭旺写诗就是从晨曦中的鸟鸣获得灵感，他的诗句就像是浸满了鸟鸣的雨珠，是那样的透明，透明欲滴。鸟儿轻轻地推开诗人书房的窗棂，在雨声中探视正在写诗的他，这是一幅清丽简

洁的素描,写的正是灵感对他的光顾。从这里可以获得旭旺爱写什么诗的信息。

旭旺的诗,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对宇宙和人生奥妙的探索。他的小诗,常常有某种哲理的内蕴。如他的《眼睛》:

它是一扇门
关住的
容纳百川,大海
打开的
却容不下一粒沙尘

关住和打开是一种对立,百川大海和一粒沙尘是一种对立。在这一闭一开之间,从眼睛——人的心灵之窗中,一种人格力量、一种人生境界、一种真知灼见,举重若轻地通过五句短短的诗行自然呈现。

旭旺常常在日常生活和日常事物中发现一些东西。如《挂历》一诗:

你总是
把自己高高地挂在墙上
让别人
每天,看着你的脸
过日子

时间长了
别人会把你的脸
一张一张撕下来
扔进时间的垃圾里
当作日子
当作日子过

挂历是一种极平常的事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年年岁岁都有。但是谁能从这个极普通的事物中发现哲思？而旭旺的这首诗里，挂历的“脸”是一种象征，“一张一张撕下来”是一种象征，“日子”和“过日子”也是一种象征。挂历，原本是挂在墙上的日历。日历，正是“日子”的标志。这首诗涉及时间和人的关系。我国自古就有关于人如何使用时间的箴言，例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等。旭旺的这首诗，却摆脱前人的窠臼，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人和时间的关系。这似乎是诗人“顿悟”的结果。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旭旺有一首诗，题目叫《高脚杯》，如下：

它，一生
靠脚尖走路
路，却
不在脚下

它,喜欢
高高在上
做起事来
心里
总是空荡荡的

诗中所有的想象都有物质基础:高脚杯的形状、结构、特点、气质。“脚尖”“路”都有具体的所指,又都有另外的含义。“不在脚下”的“脚”与“高脚杯”的“脚”,不是一回事,又不一定不是一回事。“高高在上”“空荡荡”都是这杯子的真实的属性,但诗句却赋予这杯子以另外的象征。文字明白如话,但诗给予读者的启示是深长的。这是又一个“顿悟”的诗例。

这些诗句,是不是那么透明,有如晨曦,有如滴翠,有如鸟鸣,有如窗棂上的雨珠?是。然而还有一种感觉:这些诗句更像阳光下的金子。

诗人高旭旺写诗的步履,或者说,他的诗歌意象的创造历程,我感到,就是从平凡生活的沙土中筛出一粒粒闪闪发光的金子的进程。这是一种何等宝贵的收获!

2012年9月16日

(作者系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序二：面对一位披肝沥胆为艺术而活的诗人

陆 健

高旭旺是一位披肝沥胆为艺术而活的诗人，我愿意为他的诗集作序。

《竹子在雨中醒来》的稿子已经收到几天了，我读了一遍，再读一遍。几十年和旭旺交往的一幕幕如在眼前。思绪纷纭，细密交叠，不知说什么好，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旭旺在我眼里十分特殊，这次又在不经意间使我感喟，惊喜。

感喟，有三层意思：旭旺很不容易；旭旺对人热忱、实在；旭旺为了诗歌几乎竭尽了全力。

旭旺少小失怙，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就像他在《人不如草》一诗中所说，“人，生下/掉在草上/叫落草”。十几岁当兵，从部队转业之后当过公社电影放映员，后来借调到洛阳文联《洛神》杂志，后调到团河南省委的《青年导报》社。他没有机会读大学，或者说基于他读书的中小学环境与教育水平，他也考不上较好的大学。这是命。我们从以上的情况中可看出他对社会职业的选择取向——从乡下到城市到省会城

市,他是有意不断选择了文明程度更高、人文环境土壤更肥沃的谋生地,精神生活的培养基。这无疑是更适合诗歌学习、交流、传播的社会文化平台,是高旭旺所以成为诗人高旭旺的正确途径。可能这也是命。诚然,高旭旺到洛阳,到郑州,不是人家把他请去的,开始都是被招聘去的,去给人家搞发行,给人家打工,给人家挣政绩、挣钱、出力当孙子的。他的诗歌《挂历》便是对当时生存不易、不甘又不得不仰人鼻息度日的情景回忆,“你总是/把自己高高地挂在墙上/让别人/每天,看着你的脸/过日子”,太让人难以忍受了。我想此诗定是源于日常生活中一次让人惊悚的发现,尤其是第一段。生活的冷酷、凛然深深刺痛了作者,今天它又毫不犹豫地刺中读者,哪怕读者全身铠甲,仅有阿喀琉斯之踵暴露在外。中国的人事制度改革,正是因为板结的用人制度行不通了,有能力的人憋死了,没能力的人闲死了、乐死了,才一步步被动地、扭扭捏捏地进行到今天。我就经常听学生说到某国家媒体中许多正式职工只拿钱不干活,活儿都让招聘人员、实习生去做,极其扭曲。高旭旺是这种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受害者,是这个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与那些一旦进入体制内部、“人一阔脸就变”的人不同,他甚至在成为事业单位干部、做到单位二三把手的时候仍旧不时替别人做普通编辑、发行人员或者临时工做的事情。做了分内的事他没有不高兴,做了分外的事,再累也没有不高兴,总说单位把我调来了我

得对得起单位，多出点力没啥。因此不少人觉得旭旺有点傻，旭旺好交。高旭旺调来郑州时恰好我在河南省文联工作，我们接触颇多，经常大伙儿一起吃饭喝酒，朋友中旭旺埋单是最多的。我知道他比较拮据，劝他，他不听，“我比当放牛娃的时候挣钱多多啦！”他把钱从兜里掏出来，其实除了结账也剩不下几个，有时让我对个别衣着光鲜、经常公款消费、自视甚高的铁公鸡多少生出些恨意。他们不应该老占便宜，尤其不应该占像又黑又瘦又穷的旭旺这样的人的便宜。旭旺听了笑笑，不言语，下次还这样。他的境界比我高啊，到底是姓高！有十多年时间，由于工作需要，也由于旭旺的人脉广，和郑州火车站打交道、给单位出差人员买票就成了他的兼职工作，我印象里几乎所有诗歌界朋友——包括南来北往的外地人士的票的需求都靠旭旺来满足，而他几乎不会拒绝别人。他夫人李焕香心疼丈夫，“你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谁找你你都帮啊？今天一天就往车站跑了两个来回。我看有的人，好像你欠他似的，连句感谢话我都没听到。”但旭旺心里酸一酸，又软一软，下回还像欠别人一样帮忙。后来我到北京谋生，间或去河南开会或访友，不免又承蒙老兄招待。而旭旺来京办事，每每带来他舍不得独自享受的好酒，三五好友聚饮小酌。我们埋单他竟又不肯。“我来看你们，能叫你们破费？可不能看不起老兄。现在你两个侄子都工作了结婚生孩子了我没负担了，放心吧。我现在办《大河诗歌》，你们

都是作者,刊物请作者总没啥不对。”我想起前年去郑州到他府上,他很满足地说:“老弟你看我这家还不错吧?”其实那是很普通的一套三居室,家里似乎没有一样够得上“奢侈”二字的物什,也只能是放牛娃出身的旭旺认为还不错。《大河诗歌》原是河南省作协1989年创办,因故停刊,旭旺退休后接手续办,从家里拿钱作为启动资金,所有经费都由旭旺联络朋友们筹措,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到处化缘,估计家里如果有什么好东西,比如字画工艺品之类的也都让他拿去换了赞助,陪人家喝酒。《大河诗歌》如今办得风生水起,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李焕香嫂子知道,这个退休了终于可以不再看任何人的脸色、可以怡然自得在家当爷爷的她老公,为了刊物又要放下身段回到人群中,去约稿、组稿、求稿,审稿、校对,跑印刷厂,找赞助,陪人家喝酒,向人家弯腰当孙子了。

高旭旺身上有一些世俗或者叫“现实”的东西。我不否认这些。假如不曾看准机会抓住机遇,也许高旭旺一生只能在一个乡镇,最多一个小城终其一生。假如他从未讨过单位领导喜欢、单位的合作单位的喜欢,那么他的工作业绩何来?饭碗保不住他空着肚子去写诗能撑多久?他写了诗谁去发表?他是生生地用自己大量的“诗外功夫”一直在勉力维护自己写诗的权利,用大量的诗外时间换取自己有限的写诗时间。“专业作家”的待遇不敢想,又没有“平台优势”,我们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级与各省文学刊物

的诗歌版面上通行无忌的是各报刊诗歌编辑的作品姓名，“草根”无奈得很，卑贱得很。退一大步讲，即使当年高旭旺纯粹为了名利，作为铺路手段而行“豪爽大方之道”，几十年下来早已鸟枪换炮的他该露出“本来面目”了，该“享受胜利果实”了，利用身为刊物主编之便吃拿卡要，赎回自己当年的“投资”了吧？没有，高旭旺还是当年的高旭旺，“两袖清风一肚子酒精”，就连酒都不多喝了，喝不动了。除了写诗的笔，完全可以说得上“身无长物”。假如我们更加不近人情、不讲道理地苛刻地说，“习惯是第二天性”，高旭旺写诗写习惯了，对朋友豪爽坦荡成习惯了，习惯成为秉性只是改不过来了而已——那就更说明问题了，说明诗歌具有改变人的力量，同时高旭旺选择诗歌是他人生最“英明”的抉择——不仅改变他的生活轨迹，也拯救了他的整个精神。我在这里只是举了几个简单例子，同他曾有过往的许多朋友都能举出自己的事例，包括他借钱请朋友的故事，替朋友请客的故事，喝多了酒打架的故事，上当受骗的故事。我相信假如你寒冷、需要，哪怕只有一件衬衣也会脱下来给你的人中间，一定有他一个。他的聪明、世俗之处从不为算计别人，仅仅为在危险的环境或情况下保护自己。在这里引用一首短诗《木耳》，就显得比较有趣，“生命/把生命逼上绝境/朽木/也能开出花朵”。办刊物，做事情，高旭旺一身都是劲儿，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诗歌壮士”。

读罢《竹子在雨中醒来》，我不能没有惊喜。多数诗人会有这样的经验——直面朋友处在写诗的状态、身处朋友写诗现场的，并非很多。大家都是在“场面上”聚到一起，天南地北、山呼海啸地聊，回家兀自面壁写作。因为关系紧密，接触频繁，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在团河南省委配给高旭旺的单身宿舍里见到他苦思冥想、索句不得的场面，很像“书房。我在写诗/同时，听雨的声音”（《写诗》）。那时他的书房的确已经叫“诗缘居”，那“是我孤独的去处/生命中/我唯一的一片净土”（《我的书房》），其情景像小说家汪曾祺七平米的卧室兼书房，比诗人王恩宇早年在厨房案板上写的条件稍强一点。我阅读《竹子在雨中醒来》就像阅读诗人用诗行写的日记，甚至他写诗的神态都能想象出来，分外逼真、亲切。《雪地喝酒》：“雪地里喝酒/踏实/一半是笑/一半是哭/倒。瓶底朝天/喝。天灰地暗/凹凹凸凸是雪/弯弯曲曲是人”，记录的是我们哪一次的欢聚？让我回忆。《斗牛》：“一头牛/在拼尽最后的力气/死在了/失败的血泊中//另一头牛/浑身在流血/低下头/走出斗场//舞动鞭子的主人/以英雄的姿态/脱帽/向观众致意”。是哪次被有心计的人算计利用，悲情无泪心中滴血？《伤口》中“人常说/不能给别人伤口上/撒盐//伤口/不停地流血/需要药棉、酒精/撒盐，也可以消毒”，多少有对受伤的自己或朋友的安慰吧。虽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但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华山挑夫》：“你把华山挑起来/脚，

却在云中/晃动/石级,随着你的脚/一步一步升高//
你与扁担生活了一辈子/脚。一步一步/把山挑起/
肩。一天一天/却挑不起自己”,说的是我,是你,也是
他自己。风雨如磐,事业艰难,人生时有凶险。我们
必须面对,承受。我们对自己的明天总是有憧憬,我
们对自己的期望常常比我们能够达到的要高些,这并
没错,所以“脚,却在云中/晃动……却挑不起自己”。
这是悲剧,喜剧,也是正剧。就像西西弗斯那样。这
些作品,从发表的时间看,应是近年所为,铅华洗尽,
一腔真情。公允地说,高旭旺诗歌创作的起点并不是
很高,从“文革”时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快板出身,
水平肯定有限,但数十年的磨砺,读书,写作,旭旺早
已成为中原大地上人们无法忽略的著名诗人。放在
我面前的书稿,墨香四溢,跳动着他的心脏的深沉的
声音。我注意到,他试图以和被描述对象平等的身
份,以凝重的笔触书写生活在城市里的微贱的普通
人,他们的挣扎、痛苦与顽强;以亦庄亦谐的笔调,将
自我的处境、情态以及心态,置于一种冲和的审美理
想的观照之下,繁简把握得当,技巧运用娴熟。其中
我尤其欣赏的,是诗集中那些十数行之内的短制,或
醇厚,或犀利,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其中部分篇什,大
约可以归类于“哲理诗”的范畴吧。我读过相当数量
的哲理诗,东西方的,我非常钦佩作者的睿智不凡,宏
阔高远。但是比较起来,还是东方诗人的作品更得我
心,比如波斯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黎巴嫩人

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泰戈尔的《游思集》《飞鸟集》等。西方人长于推理,其精准固然可嘉,但是太犀利了一点,这并非我的喜爱。就像射箭,他们总射十环,直奔真理的靶心而去,视作为读者的我好像完全多余,就不大好玩。旭旺的哲理诗是东方式的,让你琢磨,它有时甚至可以有多个解。咱也拿射箭作比吧,他常常只射六七环,又好像那整个靶面都是十环,或者说箭头扎在哪里哪里就是十环,让我们对它沉吟思索,这才更有意思,调动读者的参与意识。我觉得这更带有充足的感性、诗性。

我愿意重读这样的诗句,“自己一生/追求成熟/但,又不成熟”(《石榴》);重读“病房里的鲜花/都是别人送的/放久了/红的变成紫的/紫的变成白的//病人活着/想要白花/不要红花//病人死了/想要红花/不要白花”(《病房里的鲜花》);重读“砚池边/水比水远//宣纸中/梦比梦深//笔尖上/云比云高”(《书法》)和“进去的是忧伤/出来的是辽阔”(《门》);还有一首诗紧紧抓住了我:

我想娘啊

我想娘啊

泪,两行

黄河

长江